

漢

漢蘭臺令史
唐祕書少監

班
顏

江蘇書業學院圖書館
藏書章

注 撰

第

七

冊

卷七〇至卷八九(傳三)

中華書局

漢書卷七十

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

傳介子，北地人也，^(一)以從軍爲官。先是龜茲、樓蘭皆嘗殺漢使者，^(二)語在西域傳。至元鳳中，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，因詔令責樓蘭、龜茲國。

^(一)師古曰：「趙充國傳贊云『義渠公孫賀、傳介子』，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。」

^(二)服虔曰：「龜茲音丘慈。」

介子至樓蘭，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：「大兵方至，王苟不教匈奴，匈奴使過至諸國，何爲不言？」王謝服，言「匈奴使屬過，^(一)當至烏孫，道過龜茲。」介子至龜茲，復責其王，王亦服罪。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，龜茲言「匈奴使從烏孫還，在此。」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。還奏事，詔拜介子爲中郎，遷平樂監。

^(一)師古曰：「屬，近也。近始過去。屬音之欲反。」

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：「樓蘭、龜茲數反覆而不誅，無所懲艾。」^(二)介子過龜茲時，其王

近就人，易得也，^(二)願往刺之，以威示諸國。」大將軍曰：「龜茲道遠，且驗之於樓蘭。」於是白遣之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艾讀曰久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附近而親就，言不相猜阻也。」

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，揚言以賜外國爲名。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，介子陽引去，至其西界，使譯謂曰：「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，^(一)王不來受，我去之西國矣。」卽出金幣以示譯。譯還報王，王貪漢物，來見使者。介子與坐飲，陳物示之。飲酒皆醉，介子謂王曰：「天子使我私報王。」^(二)王起隨介子入帳中，屏語，^(三)壯士二人從後刺之，刃交胸，立死。其貴人左右皆散走。介子告諭以「王負漢罪，天子遣我來誅王，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。漢兵方至，毋敢動，動，滅國矣！」遂持王首還詣闕，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。上乃下詔曰：「樓蘭王安歸嘗爲匈奴間，候遮漢使者，^(四)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、光祿大夫忠、期門郎遂成等三輩，及安息、大宛使，盜取節印獻物，^(五)甚逆天理。平樂監傳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，縣之北闕，以直報怨，^(六)不煩師衆。其封介子爲義陽侯，食邑七百戶。士刺王者皆補侍郎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徧往賜之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謂密有所論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屏人而獨共語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〔聞〕〔言〕爲匈奴之間〔爲〕〔而〕候伺。」

〔五〕晉灼曰：「此安息、大宛遣使獻漢，而樓蘭王使人盜取所獻之物也。」師古曰：「節及印，漢使者所寶也。獻物，大宛等使所獻也。樓蘭既殺漢使，又殺諸國使者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論語載孔子言曰『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』，言怨於我者則直道而報之。故詔引之也。」

介子薨，子敞有罪不得嗣，國除。元始中，繼功臣世，復封介子曾孫長爲義陽侯，王莽敗，乃絕。

常惠，太原人也。少時家貧，自奮應募，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，〔二〕并見拘留十餘年，昭帝時乃還。漢嘉其勤勞，拜爲光祿大夫。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移中，廢名也，晉移。解在昭紀。」

是時，烏孫公主上書言「匈奴發騎田車師，〔二〕車師與匈奴爲一，共侵烏孫，唯天子救之！」漢養士馬，議欲擊匈奴。會昭帝崩，宣帝初卽位，本始二年，遣惠使烏孫。公主及昆彌皆遣使，因惠言「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，取車延、惡師地，收其人民去，使使脅求公主，〔三〕欲隔絕漢。昆彌願發國半精兵，自給人馬五萬騎，盡力擊匈奴。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、昆

彌！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，五將軍分道出，^{〔三〕}語在匈奴傳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車師，西域國名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脅謂以威迫之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祁連將軍田廣明、蒲類將軍趙充國、武牙將軍田順、度遼將軍范明友、前將軍韓增。」

以惠爲校尉，持節護烏孫兵。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^{〔二〕}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，^{〔三〕}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，^{〔三〕}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，得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，羊六十餘萬頭，烏孫皆自取鹵獲。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，未至烏孫，烏孫人盜惠印綬節。惠還，自以當誅。^{〔四〕}時漢五將皆無功，天子以惠奉使克獲，遂封惠爲長羅侯。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，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，未伏誅，請便道擊之，宣帝不許。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。^{〔五〕}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，還過，發西國兵二萬人，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，烏孫兵七千人，從三面攻龜茲，兵未合，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。王謝曰：「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，我無罪。」惠曰：「卽如此，縛姑翼來，吾置王。」^{〔六〕}王執姑翼詣惠，惠斬之而還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翎卽翕字也。翎侯，烏孫官號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右谷蠡，蠡音黎。」

〔三〕晉灼曰：「匈奴女號，若言公主也。」師古曰：「行音胡浪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謂失印綬及節爲辱命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。風讀曰諷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置猶放。」

後代蘇武爲典屬國，明習外國事，勤勞數有功。甘露中，後將軍趙充國薨，天子遂以惠爲右將軍，典屬國如故。宣帝崩，惠事元帝，三歲薨，諡曰壯武侯。傳國至曾孫，建武中乃絕。

鄭吉，會稽人也，以卒伍從軍，數出西域，由是爲郎。吉爲人彊執，習外國事。〔一〕自張騫通西域，李廣利征伐之後，初置校尉，屯田渠黎。至宣帝時，吉以侍郎田渠黎，積穀，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，遷衛司馬，使護鄯善以西南道。〔三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彊力而有執志者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鄯善。」

神爵中，匈奴乖亂，日逐王先賢擇欲降漢，〔二〕使人與吉相聞。吉發渠黎、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，口萬二千人，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，頗有亡者，吉追斬之，遂將詣京師。

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揮音繼。」

吉既破車師，降日逐，威震西域，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，故號都護。〔二〕都護之置自吉始焉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並護南北二道，故謂之都。都猶大也，總也。」

上嘉其功效，乃下詔曰：「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，拊循外蠻，宣明威信，〔一〕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，擊破車師兜訾城，〔二〕功效茂著。其封吉爲安遠侯，食邑千戶。」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，〔三〕治烏壘城，鎮撫諸國，誅伐懷集之。漢之號令班西域矣，〔四〕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。語在西域傳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禮云東夷、北狄、西戎、南蠻，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，故史傳又云百蠻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訾音子移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中西域者，言最處諸國之中，近遠均也。中音竹仲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班，布也。」

吉薨，諡曰繆侯。子光嗣，薨，無子，國除。元始中，錄功臣不以罪絕者，封吉曾孫永爲安遠侯。

甘延壽字君況，北地郁郅人也。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，投石拔距絕於等倫，^(一)嘗超踰羽林亭樓，由是遷爲郎。試弁，爲期門，^(二)以材力愛幸。稍遷至遼東太守，免官。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爲郎中諫大夫，使西域都護騎都尉，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，封義成侯。薨，諡曰壯侯。傳國至曾孫王莽敗，乃絕。

〔一〕應劭曰：「投石，以石投人也。拔距，卽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。」張晏曰：「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，爲機發，行二百步。延壽有力，能以手投之。拔距，超距也。」師古曰：「投石，應（劭）（說）是也。拔距者，有人連坐相把據地，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，皆言其有手掣之力。超踰亭樓，又言其趨捷耳，非拔距也。今人猶（言）（有）拔爪之戲，蓋拔距之遺法。」

〔二〕孟康曰：「弁，手搏。」

陳湯字子公，山陽瑕丘人也。少好書，博達善屬文。^(一)家貧，負貲無節，不爲州里所稱。^(二)西至長安求官，得太官獻食丞。數歲，富平侯張勃與湯交，高其能。初元二年，元帝詔列侯舉茂材，勃舉湯。湯待遷，父死不奔喪，^(三)司隸奏湯無循行，勃選舉故不以實，坐削（二百戶）（戶二百），會薨，因賜諡曰繆侯。^(四)湯下獄論。後復以薦爲郎，數求使外國。久之，

遷西域副校尉，與甘延壽俱出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屬音之欲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句，乞也。賁音吐得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犇，古奔字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以其繆舉人也。」

先是，宣帝時匈奴乖亂，五單于爭立，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，漢兩受之。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，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，不能自還，卽西收右地。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，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偁、堅昆、丁令，〔一〕兼三國而都之。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，因辱漢使者江乃始等。初元四年，遣使奉獻，因求侍子，願爲內附。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。御史大夫貢禹、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「許夷狄者不壹而足」，〔二〕今郅支單于鄉化未〔三〕〔淳〕，〔三〕所在絕遠，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。吉上書言：「中國與夷狄有羈〔摩〕〔縻〕不絕之義，今既養全其子十年，德澤甚厚，空絕而不送，近從塞還，示〔捐棄〕〔棄捐〕不畜，〔四〕使無鄉從之心。」〔五〕棄前恩，立後怨，不便。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，知勇俱困，以致恥辱，卽豫爲臣憂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，承明聖之詔，宣諭厚恩，不宜敢桀。〔六〕若懷禽獸，加無道於臣，則單于長嬰大罪，〔七〕必遁逃遠舍，不敢近邊。〔八〕沒一使以安百姓，國之

計，臣之願也。願送至庭。」〔九〕上以示朝者，禹復爭，以爲吉往必爲國取悔生事，不可許。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，上許焉。既至，郅支單于怒，竟殺吉等。自知負漢，又聞呼韓邪益彊，遂西奔康居。康居王以女妻郅支，郅支亦以女子康居王。康居甚尊敬郅支，欲倚其威以脅諸國。〔一〇〕郅支數借兵擊烏孫，深入至赤谷城，殺略民人，〔歐〕〔歐〕畜產，〔二〕烏孫不敢追，西邊空虛，不居者且千里。郅支單于自以大國，威名尊重，又乘勝驕，不爲康居王禮，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、人民數百，或支解投都賴水中。〔三〕發民作城，日作五百人，二歲乃已。又遣使責闐蘇、大宛諸國歲遺，〔三〕不敢不予。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，〔四〕郅支困辱使者，不肯奉詔，而因都護上書言：「居困厄，願歸計彊漢，遣子入侍。」〔五〕其驕嫚如此。

〔一〕服虔曰：「呼偁，小國名，在匈奴北。」師古曰：「偁音起厲反。令與零同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言（制節）（節制）之，不皆稱其所求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鄉讀曰嚮。不雜曰醇。醇，一也，厚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畜謂愛養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鄉讀曰嚮。嚮從謂向化而從命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言郅支畏威，當不敢桀黠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嬰猶帶也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舍，止也。」

〔九〕師古曰：「單于庭。」

〔十〕師古曰：「倚音於綺反。」

〔十一〕師古曰：「〔歐〕與驅同。下皆類此。」

〔十二〕師古曰：「支解謂〔解〕截其四支也。都賴，郅支水名。」

〔十三〕師古曰：「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，一名闐蘇。然則闐蘇即奄蔡也。歲遺者，年常所獻遺之物。遺音弋季反。」

〔十四〕師古曰：「死，尸也。」

〔十五〕師古曰：「故爲此言以調戲也。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。」

建昭三年，湯與延壽出西域。湯爲人沈勇有大慮，多策謀，喜奇功，〔一〕每過城邑山川，常登望。既領外國，與延壽謀曰：「夷狄畏服大種，其天性也。西域本屬匈奴，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，侵陵烏孫、大宛，常爲康居畫計，欲降服之。如得此二國，北擊伊列，西取安息，南排月氏、山離烏弋，數年之間，城郭諸國危矣。〔二〕且其人剽悍，〔三〕好戰伐，數取勝，久畜之，必爲西域患。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，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，如發屯田吏士，毆從烏孫衆兵，〔四〕直指其城下，彼亡則無所之，守則不足自保，〔五〕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。」延壽亦以爲然，欲奏請之，湯曰：「國家與公卿議，大策非凡所見，事必不從。」〔六〕延壽猶與不聽。〔七〕會其久病，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，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。延壽聞之，驚起，欲止

焉。湯怒，按劍叱延壽曰：「大衆已集會，豎子欲沮衆邪？」^{〔八〕}延壽遂從之，部勒行陳，益置揚威、白虎、合騎之校，^{〔九〕}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，延壽、湯上疏自劾奏矯制，陳言兵狀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喜音許吏反。」

〔三〕服虔曰：「山離鳥弋不在^{〔二〕}」^{〔三〕}十六國中，去中國二萬里。」師古曰：「謂西域國爲城郭者，言不隨畜牧遷徙，以別於匈奴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剽，輕也。悍，勇也。剽音頻妙反，又音匹妙反。悍音胡幹反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歐，帥之令隨從也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之，往也。保，安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言凡庸之人，不能遠見，故壞其事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與讀曰豫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沮，止也。壞也，音才汝反。」

〔九〕張晏曰：「西域陳法之名也。」師古曰：「張說非也。一校則別爲一部軍，故稱校耳。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，以爲威聲也。」

卽日引軍分行，別爲六校，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，其三校都護自將，發溫宿國，從北道入赤谷，過烏孫，涉康居界，至闐池西。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，寇赤谷城東，^{〔二〕}殺略大昆彌千餘人，敵畜產甚多。從後與漢軍相及，頗寇盜後重。^{〔三〕}湯縱胡兵擊之，殺四

百六十人，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，還付大昆彌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。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。

〔一〕文穎曰：「闐音填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重謂輜重也，音直用反。」

入康居東界，令軍不得爲寇。〔二〕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，〔三〕諭以威信，與飲盟遣去。徑引行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，止營。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。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，〔三〕皆怨單于，由是具知郅支情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勿抄掠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間謂密呼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母之弟卽謂舅也。」

明日引行，未至城三十里，止營。單于遣使問：「漢兵何以來？」應曰：「單于上書言居困阨，願歸計彊漢，身入朝見。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，屈意康居，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，恐左右驚動，故未敢至城下。」使數往來相答報。延壽、湯因讓之：〔一〕「我爲單于遠來，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，〔二〕何單于忽大計，失客主之禮也！」〔三〕兵來道遠，人畜罷極，食度且盡，〔四〕恐無以自還，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。」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讓，責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名王，諸王之貴者。受事，受教命而供事也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忽，忘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罷，讀曰疲。度音大各反。」

明日，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，離城三里，止營傳陳。〔二〕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，〔三〕數百人披甲乘城，〔三〕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，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，〔四〕講習用兵。城上人更招漢軍曰「鬪來！」〔五〕百餘騎馳赴營，營皆張弩持滿指之，騎引卻。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，騎步兵皆入。延壽、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，〔六〕四面圍城，各有所守，穿塹，塞門戶，鹵楯爲前，戟弩爲後，叩射城中樓上人，〔七〕樓上人下走。土城外有重木城，從木城中射，頗殺傷外人。外人發薪燒木城。夜，數百騎欲出外，迎射殺之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傳，讀曰敷。敷，布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織，讀曰幟，音式志反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乘，謂登之備守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言其相接次，形若魚鱗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更，互也，音工行反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薄，迫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仰讀曰仰。」

初，單于聞漢兵至，欲去，疑康居怨己，爲漢內應，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，自以無所之。〔二〕郅支已出，復還，曰：「不如堅守。」漢兵遠來，不能久攻。」單于乃被甲在樓上，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。外人射中單于鼻，諸夫人頗死。單于下騎，傳戰大內。〔三〕夜過半，木城穿，中人卻入土城，乘城呼。〔四〕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，四面環城，亦與相應和。〔五〕夜，數犇營，不利，輒卻。〔六〕平明，四面火起，吏士喜，大呼乘之，〔七〕鉦鼓聲動地。康居兵引卻。漢兵四面推鹵楯，並入土城中。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。漢兵縱火，吏士爭入，單于被創死。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，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。諸鹵獲以畀得者。〔八〕凡斬閼氏、太子、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，生虜百四十五人，降虜千餘人，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。〔九〕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之，往也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。傳戰，轉戰也。大內，單于之內室也。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。」

〔三〕師古曰：「乘，登也。呼音火故反。次下亦同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環，繞也，音患。和音胡臥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犇，古奔字也。」

〔六〕師古曰：「乘，逐也。」

〔七〕師古曰：「昇，予也。各以與所得人。昇音必寐反。」

〔八〕師古曰：「賦謂班與之也。所發十五王，謂所發諸國之兵，共圍郅支王者也。」

於是延壽、湯上疏曰：「臣聞天下之大義，當混爲一，〔一〕昔有唐虞，今有彊漢。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，唯郅支單于叛逆，未伏其辜，大夏之西，以爲彊漢不能臣也。〔二〕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，大惡通于天。臣延壽、臣湯將義兵，行天誅，賴陛下神靈，陰陽並應，天氣精明，陷陳克敵，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。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，〔三〕以示萬里，明犯彊漢者，雖遠必誅。」事下有司。丞相匡衡、御史大夫繁延壽〔四〕以爲「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，蠻夷莫不聞知。〔五〕月令春『掩骼埋胔』之時，〔六〕宜勿縣。」車騎將軍許嘉、右將軍王商以爲「春秋夾谷之會，優施笑君，孔子誅之，〔七〕方盛夏，首足異門而出。宜縣十日乃埋之。」有詔將軍議是。

〔一〕師古曰：「混，同也，音胡本反。」

〔二〕師古曰：「謂漢爲不能使郅支臣服也。」

〔三〕晉灼曰：「黃圖在長安城門內。」師古曰：「橐街，街名，蠻夷邸在此街也。邸，若今鴻臚客館也。崔浩以爲橐當爲囊，囊街卽銅駝街也。此說失之。銅駝街在雒陽，西京無也。」

〔四〕師古曰：「繁音蒲何反。」

〔五〕師古曰：「更音工衡反。」